

閻錫山執兩用中

王成聖

「避、避、避；斷、斷、斷；化、化、化；是三步功夫。

勉、勉、勉；續、續、續；通、通、通；為一等事功。」

這是閻錫山生前手撰的四副自輓聯之一，六個字，各作三次重複，特別強調；表明了閻氏一生立身處世的原則方針，建立事功的過程次序。因此，自避而斷而化，由勉乃續乃通，也可說是閻錫山這位民國傑出軍人政治家的生平寫照。

閻錫山是開國耆勛，現代中國著名的革命領袖之一，又是一位卓越的軍事統帥，堅強的反共鬥士，有為有守的政治家。他的顯赫事功，在中華民國開國後的歷史上，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從中國同盟會的創設，到辛亥革命，閻錫山以山西新軍第四十一混成協（旅）第二標的一名標統（團長），攘臂一呼，全省響應，一戰光復三晉。自此以後，他不但成爲革命黨人在北方的唯一重鎮，而且經常都是時局動盪聲中，報章上的風雲人物，對於北方政局，尤其舉足輕重的地位。

刻苦、耐勞、勤政、愛民，把握得住中心思想，判斷得清潮流所趨，自是閻錫山功成名就的主要因素。復次，又如閻錫山另一副自輓聯中所謂的：「對在兩間纔稱善，中到無處始叫佳」，倘若細細玩味，更不難想像，「中庸」所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當是閻錫山主晉三十餘年以及出任「戰鬥內閣」閣揆兼國防部部長，長時期領軍主政所持的基本立場和萬變不離其宗的最高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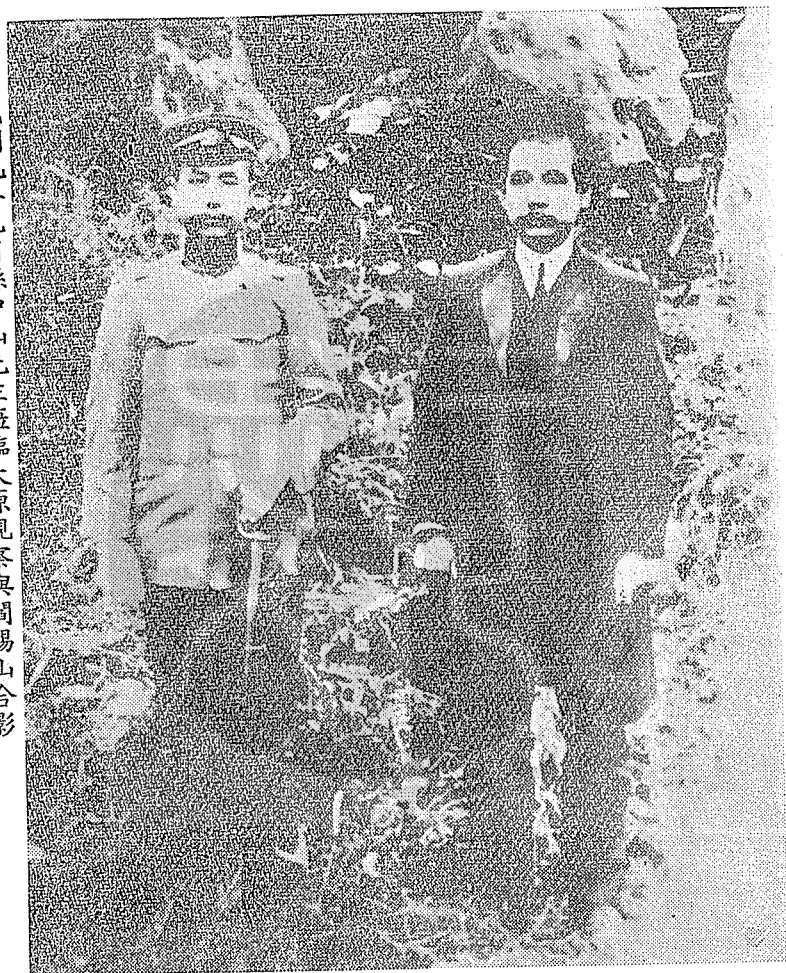
十二歲拔刀抗壞人

閻錫山說：民國元年九月十八日，孫中山先生自北平抵達太原，發表了三次演說，瀕行之際，曾對時任山西都督的

「北方環境與南方不同，你要想盡方法，保全山西這一塊革命基地。」

自茲而後，歷經癸丑二次革命、洪憲帝制戰爭、張勳復辟、護法之役、北洋直皖之戰、奉直一次、二次戰爭、以及國民軍與奉軍之戰，乃至民國十七年的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全國統一。就北方政局而言，則又在中山先生辭卸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後，袁世凱由臨時總統而終身總統，而洪憲皇帝，而復任總統，袁死黎元洪繼，其後又有馮國璋、徐世昌、黎元洪、曹錕、臨時執政段祺瑞、安國軍大元帥張作霖，迄十七年六月三日，國民革命軍前鋒直指北平，張作霖率部退出關外。短暫的十七年間，北方竟更迭了十二位元首，三十二屆內閣，這真是北中國最動盪不安、波譎詭祕的一十七年，晉燕毗鄰，對北方政局影響是何等的重大。然而，唯閻錫山督晉，安如磐石，穩若泰山，保全了山西一片乾淨土，閻氏本人，也成爲政局屢改，軍制迭易，文武百官朝不保夕，五日京兆聲中，職權不變，任期最久的一省軍政長官，不能不令人驚爲奇跡。閻錫山這位不倒翁，總算是不會辜負 中山先生當年的殷殷囑託了。

和閻錫山訂交垂五十年的故考試院院長賈景德，認爲閻錫山「替國民革命保住山西基地」，此一奇跡的造成，係基於閻錫山的「堅毅不拔，心思靈活」。然而，閻錫山與一代梟雄袁世凱、北洋之虎段祺瑞、北洋之犬馮國璋、北洋相國徐世昌，開國四偉人之一黎元洪，以至賄選總統曹錕，驕帥張作霖輩虛與委蛇，勾心鬥角，實際上却是嘔心瀝血，硬軟兼施的。易言之，閻錫山要是拿不出過人一等的手腕與辦法，不得三晉百姓的衷心



民國元年九月孫中山先生蒞臨太原視察與閻錫山合影

閻錫山執兩用中

擁戴，沒有全省皆兵，射擊術允稱全國第一的晉軍作後盾，他老早就被那幫如狼似虎的北洋軍閥撵走了。

閻錫山字伯川，遜清光緒九年（公元一八八三），誕生於他的故鄉山西五台河邊村，河邊村座落在滹沱河南，文山之麓，當地大概有將近一千戶人家，是一個依山傍水的北

方小村落。不過，閻錫山的祖先，却是在清朝初年由陽曲遷來定居，陽曲是太原的舊稱，所以，閻錫山的祖籍是山西太原。

遷居五台以後的閻家，世代兼營農商，就北方農村來說，應該是相當殷實的人家。閻錫山的祖父閻龍雨，有樂善好施之名，父親閻子明，性行弘毅而有遠見，母親曲氏，在閻錫山六歲的那年上病逝，閻錫山的外祖母對他非常鍾愛，特地把他抱回去撫養。所以，從六歲到十歲，閻錫山是住在他外祖父曲在左家裏的。

七歲啓蒙，進小堡私塾，啓蒙師是曲近溫。十歲回到自己家裏，改入大堡私塾就讀，少年時期的表現，相當果決勇敢，也能實事求是，路見不平，憤愛挺身而出，仗義執言。十二歲那年鬧過一次「禍」，有一個壞人經常在村裏欺壓善良，惹事生非，閻錫山一時氣忿，竟會拿了把刀，將那個壞人刺傷，使村裏的父老，聽說以後，無不爲之駭然。

閻錫山唸書唸到了十五歲，由於他祖父在五台縣城裏開設了一爿積慶長商號，店裏需要人手，閻錫山遵父祖之命，祇好中止學業，到積慶長商號去幫忙。那時候，他所受的教育是讀完了四書五經，還有綱鑑，同時也學會了作八股文。

一進五台縣城，輟了學的閻錫山，反倒大大的拓展了眼界。積慶長生意很好，店裏經常人來客往，閻錫山不但很快的曉得了如何進退應對，察言觀色。而且還由於他聰明伶俐，遇事留神，竟能夠判斷一件事的利害得失，一個人的真誠虛偽。閻錫山經常都在向他祖父提出種種建議，他祖父起先並不重視這種「小孩兒家」的意見，可是，「小孩兒家」的話却往往應驗，十五六歲的孫子，漸漸成爲老祖父諮詢顧問的對象。

少年村長保境安民

居城兩年，十五歲到十七歲的閻錫山，他最大的興趣是看五台知縣審案，看戲，並且研究劇中情節，再則便是去找一位好朋友聊天，他這位好友是崇實書院的學生，名叫康佩珩，字子韓，也是五台縣人，後來曾與閻錫山同赴日本留學，一同加入同盟會，可以說是閻錫山第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十七歲了，閻錫山的祖父、父親認為他還應該多唸點書，圖個功名富貴，榮宗耀祖。所以又把他送回鄉下去，就讀於河邊村的義學，仍舊由曲近溫老師指導他溫經讀史，選修諸子書。課餘之暇，他喜歡抄錄古聖先賢立身處世的嘉言語錄，自己訂個本子，題個集名，就叫做「補心錄」。這一個良好的習慣，持續到他七十八歲逝世之前為止，不僅於他個人大有裨益，而且還對世人影響非淺，賈景德就曾稱譽他說：

「處事足爲世範，發言可爲人師。」

論者咸謂斯言堪作閻錫山的「蓋棺之論」，由此可見，養成一個良好的習慣，持之有恆，日積月累，將會產生多大的功效。

閻錫山在十八歲那年竟被河邊村公民推爲糾首，這是他少年時期嶄露頭角的第一步。糾首有如現在的村長，負責一村百姓的管教養衛。閻錫山的這一任村長還真幹得有聲有色，他爲河邊村寫下一篇光榮的歷史，而爲村民所津津樂道。原來，閻錫山身爲糾首之年恰值庚子拳亂，新任山西巡撫毓賢是拳匪最有力的支持者，在毓賢的慫恿唆使之下，拳匪在山西境內迅速蔓延，大爲猖獗。拳匪以扶清滅洋爲標榜，以神佛附身，刀槍不入，蠱惑鄉愚百姓。唯有五台縣河邊村十八歲的青年村長不信這套邪，他親身觀察，戳破了義和拳是唬人的玩藝，隨即遍曉村民，使五台縣河邊村村民沒有一個加入了義和拳的。

庚子（公元一九〇〇）拳亂，引起了八國聯軍之役，愚昧無知的慈禧下詔與世界各國開戰，北京失陷，德軍進窺山西龍泉關，馬玉崑、董福祥的敗軍潰向五台縣，勢將通過河邊村，村中男女老幼人心惶惶，十八歲的

青年村長却曉得蘄求自保，便必須顯示己身的力量，他私下取出他繼母陳太夫人的一些首飾，變賣了些錢，再購辦刀矛土槍，糾集丁勇，在馬玉崑、董福祥潰軍過境的時候，立哨佈崗，嚴密戒備。果使河邊村民沒有一家一戶受到清軍的騷擾，而陳太夫人也知道閻錫山是爲了急公好義，保衛桑梓才取了她的首飾去，她對於這一件事，始終一字不提，因此，河邊村民在額手稱慶，熱烈頌揚閻糾首之餘，一致的在盛讚閻家：「母義子勇」。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公元一九〇一），閻錫山十九歲，大年初一，他先向祖父、父親、繼母拜過了年，再跟他祖父鄭重其事的說：

「務農、做工、做生意，費盡心血，辛苦一輩子，所圖的不外混個溫飽，成個家室。如果要想有爲於時，有益於人，那就必須繼續讀書求知識。否則的話，成人都大爲不易，更遑論成器呢？」

閻龍雨認爲他所說的話很有道理，便問：

「那麼，你打算怎麼樣繼續讀書求知識呢？」

閻錫山毅然決然的答道：

「我想上省城，求高深的學問。」

閻龍雨嘉其志，當下就應允了。不久，乘着閻錫山的父親上省城辦貨之便，閻錫山離家啓程，兩父子從五台步行到省城太原，一到省城，見聞愈廣，感慨尤多，閻錫山深切感到時勢迫人，國步艱危，如欲濟時報國，就祇有投筆從戎。

五大憲的諄諄告誡

於是，他很容易的考上了武備學堂，修業期限三年，同學一共有一百二十人，當時都是全省的青年俊彥，

往後更成爲國家的棟樑之選。閻錫山在武備學堂就讀期間，以國文一科的成績最爲優良，因此，他很獲得遜清進士，山西渾源人，監督李廷陽的器重。

自武備學堂畢業後，清廷下詔選拔各省優秀學生，送到日本去學習陸軍，計須在東京振武學校攻讀兩年半，再在日軍部隊裏實習一年，然後再進士官學校，兩年畢業，前後將有五年又半之久。山西武備學堂的一百二十名學生中，一共選拔了二十名，其中三名由清廷撥發公費，十七名則是省給公費生。而三名清廷官費生卽爲閻錫山、姚以价，和張維清。

愛孫行將負笈東瀛了，閻錫山的祖父，真不愧是一位愛國愛時的有心人，他特地抽出時間，親自教授閻錫山攻讀五台人徐繼畲，字松龕所著的一部「瀛寰志略」，要他通曉世界大勢，明瞭時代潮流，尤其使閻錫山的心胸，爲之廓然一壯。

回過一趟家鄉，再赴省城，準備出發。由於清廷對這一批留學生的重視，山西省城裏所謂的五大憲，包括巡撫張曾敳、布政司、提法司、提學使和一名道台，一概到場，召見這二十名留學生，並且向他們疲勞轟炸，諄諄訓誡，但却千篇一律的說：

「朝廷資送你們留學日本，你們就應該專心學習，以圖報効。千萬不可接近大逆不道的革命黨人，聽信邪說，誤入歧途！」

可是，當閻錫山一行由太原動身，途經石家莊、北京、天津，坐過了正太、平漢、北甯三條鐵路的火車，又登上了日本輪船，沿途所聞所見，不禁令他感慨萬千，搖頭太息的說：

「看人家的船上，員工們做甚務甚，謙虛和藹，因而人少事理。而我們呢，做甚不務甚，驕橫傲慢，人多事廢，這是一個很顯然的進步與落後的對照！」

所以，當他抵達日本之初，腦海中便經常的縈繞着一個問題：爲什麼日本國小而強，中國國大而弱。祇是，出國前山西五大憲的嚴詞告誡，仍還有點作用，使得閻錫山在一時之間，不敢跟革命黨人往還。

然而，時日一久，所聽到的和見到的漸漸多了，閻錫山這才深深的感到，顛預無能的清廷，委實誤國太甚，尤且不知伊於胡底。

閻錫山抵日未幾，日俄戰爭爆發，兩國爲爭奪我國權益，竟在我國領土上開戰，清廷反而靦顏宣告中立。這一樁大事，給予留日中國學生很大的刺激，尤其是往後的日勝而俄敗，更使他們激起了莫大的警惕，有一天，閻錫山翻閱保皇黨人康有爲、梁啓超等在日本所創辦的「中國魂」，他看了還想再看，由而至再再三，終由康梁等人的儘情揭發，使他洞知清廷的無可救藥，同時，他對康梁一派的保皇主張，也認爲斷難有望，未便贊同。所以，他憤憤然的把那些保皇黨編印的書刊，往字紙簍裏一丟，奮袂而起的說：

「保皇黨怎麼能救中國！」

從這一剎那開始，閻錫山立定了志向，他把清吏「千萬不可接近革命黨人」的告誡，拋諸九霄雲外，同時，更決定了他要獻身革命，主動的去拜訪時在東京的孫中山先生，向他面請教益。

成爲狂熱革命份子

閻錫山數度請謁中山先生，都獲得延見，中山先生對於他所提出的問題，都能一語破的，使他疑問全消，那時節閻錫山真是心悅誠服，興奮極了，他也成爲了一位狂熱的革命份子，往後，他曾說過：

「政治不可失時，若不能適合時代的需要，一定要被時代所拋棄。清末百年之間，中國與世界的交通，事相形見絀，國勢日衰，成爲列強瓜分的對象，應改革而不改革，能進步而不進步，使愛國之士認滿清政府是

亡國的因素、救國的障礙。國人的目標全集中在推翻滿清政府，即其所培植的人才，皆成爲推翻其自身的力量，遂致有『戊戌立憲萬世帝王』（按指戊戌百日維新倘若成功，滿清或猶將維持其萬世一系。）癸丑立憲家破人亡（按指民國二年癸丑袁世凱袁家憲法之訂立，導致我國之二次革命，演成軍閥割據、分崩離析之局。）」之批判。

中山先生以先知先覺的德慧，高瞻遠矚的眼光，站在時代的前邊領導革命，遂能一呼萬應，全國同心，不久實行推倒滿清，建立民國。此一爲違時，一爲適時，違者即亡，而適者即興，其理至爲明顯。」

閩錫山這一段精微透關的「中國大革命論」，其中一字一語，都是親身體會，有所根據的。例如他說：「即其（指滿清）所培植的人才，皆成爲推翻其自身的力量。」便在他和他同期選拔、同時赴日的二百六十餘名留學生中，這已經是清廷第六次選拔優秀學生赴日進入士官學校，人數尚且超過前五批的總和。然而，其後參加

革命，推翻滿清的，就大都是這一批選派赴日的留學生，即可作爲一個例證。

這一批留日士官生，在抵達日本不久，還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那便是他們在日本時，經常聽說清吏殘殺業已回國的前幾期士官學校同學。於是閩錫山他們便聯名作書，警告時任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的袁世凱，和南洋大臣、兩江總督端方，而在這封信上說：「如果他們再不停止殘殺，那麼，旅日的革命同志，便不惜以一萬人的性命換取他們兩條命，端方和袁世凱畢竟也是怕死的，殘殺之事果真不復再聞了。」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公元一九〇五年），陽曆八月二十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宣告成立，加盟者三百餘人，公推孫中山先生爲總理。那一天，距閩錫山抵達日本方祇三個月，他不但自己率先欣然加入，還介紹了他的四位小同鄉，山西五台人康佩珩、趙三成（恭安）、徐翰文（西園），和往後他的老搭檔趙戴文（次隴）一致加盟。趙戴文在辛亥革命前後，一直是閩錫山的得力助手，民國後曾迭任晉軍第四旅長、內政部長和山西省政府主席等要職。

有一椿革命期間軼聞，可以窺知閻錫山研究學問的鏗而不舍，以及他實事求是，一絲不苟的精神。當他歡欣鼓舞的參加中國同盟會，首先即須宣讀誓言。那一十六字的誓言共分四句，是即爲——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

閻錫山當時對「平均地權」這一句還不甚了解，因此他特地去向 中山先生請教，中山先生請教的告訴他說：

「平均地權的這個『權』字，既不是質，也不是量。這也就是說：所要平均的並非地畝多少，亦非地質好壞，而是說它的一種時效價值。」

閻錫山聽了，率直的回答道：

「我還不明白。」

於是，中山先生便舉例以明之，他說：

「我給你舉一個例子，譬如紐約原來是個沙灘，可以說不值一文錢，但是，現在因爲紐約已經繁盛起來，所以紐約的一方尺地，就要值到七百兩銀子。」

閻錫山說他當時並沒有問一方尺是英尺呢，還是公尺，但是他却又興起了一個問題：

「美國也是使銀子，花兩數的呀？」

「不，美國的貨幣叫達拉 Dollar，一達拉大約等於我們中國的一兩銀子。我說一方尺地值七百達拉，你一定不曉得究竟值多少錢，所以我才跟你說是值七百兩銀子，這樣你一聽就懂了。」

然而閻錫山却會錯了意，他像是恍然若有所悟的在說：

「那麼，您所說的平均地權，就是平均由這一文不值漲到了的七百兩呀！」

中山先生仍然溫諷的笑笑，方再說道：

「你說對了。」但是却又進一步的解釋說：「原來一文不值的土地，今天值到了七百兩銀子，但這並不是人力所爲，也不是造化所授，純粹是因爲國家的經營而提高，所以不應當讓地主享有，而應該由國家所享有才對。你明白了嗎？」

閻錫山很高興的說：

「我明白了！」

却是，中山先生又說：

「像紐約這樣的情形，在世界各地太多了！就我們中國來說吧，上海、天津、漢口、廣州都有這種情形發生，而且還在繼續發展，因此，我認爲應該實行平均地權。」

閻錫山緊接着又問：

「商埠碼頭可以實行平均地權，普通都市是不是也能實行平均地權呢？」

中山先生肯定的答道：

「凡是有這種情事發生的，都應該實行平均地權。」

閻錫山再問：

「耕作地呢？」

中山先生回答他說：

「耕作地因爲國家經營而提高價值的比較少。」

閻錫山還在打破砂鍋問到底，他說：

「那麼，因為人力改良而增漲的地價，可不可以歸於國家享有？」
中山先生答覆他說：

「不可以，人力改良的，應該歸出力人所享有。」

閻錫山內心中的疑問，得到了完滿的答覆，他欣欣然的起立告辭。事後他說：

「這一席談話，歷時三十分鐘，在那短短的三十分鐘談話裏，中山先生頻頻的問我：『你明白了麼？』總在十次以上，那一種諄諄誨人的親切態度，至今回想，尤覺敬服不置呢！」

鐵血丈夫團，是中國大革命時期，貢獻甚鉅，令人不勝嚮望欽羨的組織，歷來對它的記述人言言殊，莫衷一是。自前湘軍總司令，湖南省長趙恆惕病逝台灣後，鐵血丈夫團的祕勿已無人能和盤托出。不過，所知道的，閻錫山即為鐵血丈夫團的二十八位成員之一，且為其中的核心人物。鐵血丈夫團的緣起，係孫中山先生面囑旅日學習軍事的同盟會同志，建立一個純屬軍事幹部的團體，担負革命時期的軍事重責，爲了保持這二十八位成員的身份祕密，避免引起清吏的注意，中山先生特地囑咐他們暫勿參加對外活動，專心學習軍事，以待大舉，並且由中山先生親自定了個「鐵血丈夫團」的名稱。顧名思義，鐵與血是革命的兩大利器，丈夫團則取自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二十八位鐵血丈夫團的團員之中，山西一省就佔了四位：閻錫山、溫壽泉、張瑜、喬煦，此外則有浙江黃郛（膺白）、湖北朱綬光、李書城、孔庚、江西李烈鈞、雲南李根源、羅佩金、陝西張鳳翔等。據李書城透露，鐵血丈夫團的名稱與組織，都是由黃郛首先提出，由二十八名同志贊成，而經中山先生核可的。

明治維新觀察入微

閻錫山在日就讀，前後歷時五年，他在振武學校讀了兩年半，然後赴弘前步兵第三一聯隊（團）見習一年，還有一年半的時間是在士官學校肄業，他在士官學校肄業期間，讀書的興趣似乎並不太高，這是大有原因的；——第一，閻錫山熱中革命，他的時間多半用於聯絡同志，開展工作。第二、則由於日本人的「小器」，由此一端亦可證明日本侵華的處心積慮，無所不至，自從蔣方震在士官學校拿了第一期的第一名後，士官學校當局便對中國學生刮目相看，多方防範，日本學生和中國學生不在一起上課，同住，課程標準當然也大不相同，日本教官的處處「留——手」，使中國學生頗為憤懣不平，閻錫山却認為不值得計較，也無須在功課上多浪費時間和精力，所以他祇用不到一半的時間來應付功課，即連考試，也是敷衍了事而已。例如他考算術往往不用公式，只寫上正確的答數，算術老師便祇給他一個及格分數，閻錫山却絲毫不以為意。

從日本教官那兒學不到什麼高深的學問，閻錫山便利用課餘和從事革命活動之暇埋首兵書，潛心研究，他自己編著兩本針對未來革命軍需要的典籍，注重改善編制的「革命軍操典」，和側重夜戰的「革命軍戰法」。對於明治維新初期的日本，閻錫山留有相當深刻的印象，他深覺日本全國正瀰漫着一片振興氣息，例如日本人在熱心助人，路不拾遺之餘，更進一步的將拾得的東西，想盡方法送回給失主去。

然而，使閻錫山十分感佩的，猶在日本民衆崇敬軍人的精神，有一次他參加打野外，在附近民家借宿。主人殷殷的接待，要他們脫下汗透了的軍衣，拿去洗淨晒乾，取出他們自己較好的衣服要那些阿兵哥換上，請他們喝茶吃飯，臨睡前還關懷備至的說：

「請你們早點休息吧，我們會去打聽明早的時間，到時候自會備好早飯，叫你們起來的。」

又有一次行軍演習，閻錫山身在行列之中，途經一個小村，眼見有好些老太太在向他們的隊伍雙手合什，像是在頂禮膜拜，閻錫山覺得很奇怪，他在事後問一位日本朋友：

「你們日本人爲什麼這樣尊敬軍人？」

那位朋友告訴他說：

「前些年，日本政府就告誡民衆：『你們敬神，一旦敵軍來襲，神不能幫你們擊退敵軍，能替你們擊退敵軍的唯有軍人，因此，你們與其敬神，不如尊敬軍人。』」

閻錫山旅日的前兩年，正值日俄戰爭，他曾經問過他的日本友人：

「俄國是大國，軍隊的裝備又好，你們和俄國作戰，究竟有沒有獲勝的把握？」

那位日本人士很肯定的回答他說：

「有！」

閻錫山緊接着再問：

「你說這話可有根據？」

「有的。」日本友人舉例而言：「俄國人警告小孩子頑皮的時候，每每是說：你再不聽話，我就送你到軍官學校去。俄國人這樣輕視軍人，日本對他們就有必定勝利的把握！」

日俄之戰，果然是日本獲得了輝煌的勝利，但是，閻錫山却在旅日學生時代即已窺知：日俄戰爭是日本軍人精神最旺盛的時期，過此高潮日本軍人的精神便漸趨減退，因爲戰事甫行告終，日本社會黨（當時還被稱爲過激黨）便到處印發充滿諷刺語句的傳單，諸如你們軍人死了那麼許多？打敗了俄國，究竟給日本換來了什麼？——他們又自行提供答案：無非是軍人的榮譽，和資本家開發滿洲的利益！而且他親眼目覩，在社會黨的不斷煽動之下，日本軍隊很快的便發生了離營逃亡的情事。

仗義伴病濟助日人

由於日本社會黨，和掌握基層的黑龍會，對於中國革命頗表贊助與支持，和同盟會旅日同志也多有深切的交誼。閻錫山因而有過一次感人彌深的義舉，一位社會黨人大杉岩被日本政府逮捕下獄，大杉岩夫人和若干同黨人士請閻錫山伸出援手，接濟大杉岩家屬的生活。閻錫山自己身上的錢有限，但是他却想出了一個移花接木的妙計，根據清廷規定，旅日留學生一旦患病，可以向領事館支領醫療費日金五元，於是閻錫山便和一位因是社會黨人的德國醫學博士洽商，經由他的診斷，允准住院治療他的子虛烏有之「疾」。他在一家醫院裏一連「住」了六個月，將所領到的九百元醫療費用，全部捐贈給大杉岩的家庭，讓她們能够活得下去。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閻錫山和他的同學好友趙戴文，奉孫中山先生之命回一趟山西家鄉，佈署華北革命。同時將第一批革命武器運進山西境內去，那便是兩枚自製的炸彈。

閻錫山和趙戴文每人暗攜炸彈一枚，從日本附輪到上海，快上岸了，閻錫山詢知上海海關檢查頗嚴，萬一搜出了炸彈，後果就不堪想像，因此他請趙戴文把懷中的炸彈也交給他，兩枚炸彈由他一個人拿着，同時他還暗中叮嚀趙戴文說：

「假使他們從我身上搜到炸彈，就該由我一個人担當，你切切不可承認跟我是同道而來的朋友。還有，在檢查的時候，我站在前排，你排在後頭。」

趙戴文建議的說：

「還是我排在前面，你排在後頭吧！」

他的用意是指清吏辦事多半虎頭蛇尾，越來越鬆勁，越來越懈怠，開始檢查的時候仔細，往後便馬馬虎虎

求實際掌握兵權，不計多方鑽營，方始調任山西新軍第二標教練官，等於現在的一員中校團附；又熬了一年，升任標統（團長），這就是閻錫山在清軍之中最高，同時也是最後的職位了。

升任標統以後的閻錫山，環顧三晉，覺得前途大有可為。因為山西清軍共分新軍、舊軍兩部，新軍計有一個混成協（旅），下轄兩標（團），第一標除步兵一標外，尚有代管的騎兵營和工兵隊（連），第二標則為步兵一標，代管砲兵營和輜重隊，這一協新軍共有四千餘人，全部駐防在太原，而新軍將校，幾乎全是閻錫山的同學、同志、或學生。

舊軍就是防營，共有十三個營之多，但是總兵力，則只有四千人左右。大部份分駐綏遠、大同、代縣、臨汾。在省城太原的，只有三個營而已，防營守舊落伍，思想不大大容易改變，力量也很薄弱，所以閻錫山他們，根本就沒想到把他們拉進革命陣營來。

當了標統以後，閻錫山為革命起義謀，他一連辦了如下的幾件大事：

一、爭取到山西巡撫丁寶銓、新軍協統（旅長）姚鴻發、山西諮議局長梁善濟的贊同與支持，在山西獨樹一幟的實行征兵制，征集了全旅人數十分之六的山西農工青年，也撵走了十分之六的外省籍「老營混子」，使新軍與舊軍的比例，從「二與八」變成了「八與二」，於是更容易納入掌握，使他們在閻錫山的一聲號令之下，成為忠實的革命武力。

二、他和同志盟友趙戴文、溫壽泉、南桂馨、張瑜、喬煦、常越，日夕密議，如何促使新軍革命化，終於成立了軍人俱樂部，和充作起義骨幹的模範隊。

三、為了便於掩護他暗中進行的革命工作，閻錫山特地上了一趟北京，參加清廷舉辦的留學生期考，中了一個舉人。

閻錫山的頂頭上司協統姚鴻發，和閻錫山相處得很好，當他調升主管山西全省軍事的山西督練公所總辦，他便自動的代閻錫山運動打點，跟北京方面的陸軍部說好了，祇要閻錫山肯出五千兩銀子的紅包，就可以陞任他爲協統。由於姚鴻發的父親，正是陸軍部的侍郎，閻錫山心知他的說法絕對可靠。另一方面，巡撫丁寶銓，和諮議局長梁善濟也認爲這個「價錢」實在便宜，勸他不妨一試。可是，閻錫山既已掌握了全部新軍，幹不幹協統根本就無所謂，因此他婉謝推辭。山西混成協的協統便改由譚振德繼任，反使譚振德送了一條性命。

不久，山西巡撫由丁寶銓換成了滿清的孤臣孽子陸鍾琪，陸鍾琪的兒子陸亮臣，跟閻錫山是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祇不過，道不同不相爲謀，一向十分疏遠。閻錫山參加同盟會，身爲鐵血丈夫團團員之一，陸亮臣當然是曉得很清楚的。

巡撫公子緩兵之計

於是，當辛亥陰曆八月十九（一九一一，陽曆十月十日），大地驚蟄，武昌革命槍響，三鎮旋即光復，消息傳到太原，陸鍾琪不禁大起恐慌，他明知山西新軍悉在閻錫山的掌握，而閻錫山正是山西革命首領，却又畏於閻錫山勢大，拿他無可奈何。情急智生，他便十萬火急的把他兒子陸亮臣召來，妄圖陸亮臣利用同學之誼，說服閻錫山，權作緩兵之計。

陸鍾琪的這一個緩兵之計，其實是包藏禍心，大有陰謀的。原來，他想叫他的兒子陸亮臣，暫且穩住閻錫山，然後，再由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調虎離山與釜底抽薪，雙管齊下。將存在山西的五千支德造新槍，運三千支到河南，再把新軍第一、第二兩標分開，一標調臨汾，二標調代州。

因此，陸公子陸亮臣抵達太原的第二天一大早上，專誠拜訪老同學閻錫山，一見面，握手寒暄，他便開門

見山的說：

「我這次來，正是因為要跟妳老兄研究研究，山西對於武昌事件，應該如何應付。老兄如有意見，家父方面，兄弟自信可以有所轉移。」

閻錫山一聽陸亮臣在逼他表明態度，只好還他一記太極拳，推托的說：

「武昌事件真相如何，我還不知道哩。也不曉得黎元洪究竟是為革命而起義，還是另有原因。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現在就談應該怎樣應付武昌事件，是不是為時太早了呢？」

陸亮臣馬上就順風使舵，却又在給予閻錫山強烈的暗示說：

「你說得也對，我們還可以多觀察幾天，以明究竟。不過此刻我可以跟你明講，最後需要家父離開山西的話，我也可以設法。」

閻錫山打了個哈哈答道：

「你這話說到那兒去了？你來，咱們還用得着說這樣的話嗎？」

陸亮臣以為他已能將閻錫山這邊給穩住了，他起立告辭，但却在臨走的時候又說：

「過幾天，我們是不是可以跟蘭蓀一道談談？」

——蘭蓀，便是姚鴻發的號，陸亮臣早已獲知，閻錫山跟他的交情很好。

閻錫山一口答應的說：

「好哇，是你通知他，還是我通知他呢？」

陸亮臣邊走邊說的道：

「我通知罷！」

畢竟閻錫山耳目衆多，消息靈通。陸亮臣走了沒多久，他已經獲悉了陸鍾琪的陰謀詭計，只要再拖幾天，三千支新槍一啓運，一二兩標分別調開，閻錫山他們的革命計劃，立將受挫。

所以，當天晚上他便到督練公所去見總辦姚鴻發，探探姚鴻發的口氣，兩人一見面，閻錫山先就問：

「亮臣來過了沒有？」

姚鴻發也是忠於滿清，跟陸鍾琪密議定計，聲息互通的，因此他故示坦然的答道：

「來過啦，他說他跟你談得很好。是不是再過幾天，我們一道談談。」

陸亮臣和姚鴻發異口同聲，都着力於「再過幾天」這四個字，年方廿九歲，但却閱歷闊富，聰明機警的閻錫山，早已料了個十拿九穩，了無疑問。因此，他若無其事的起立告辭說：

「總辦決定吧。」

太原起義指揮若定

從督練公所回到家裏，趙戴文早已坐在那兒等候，他一見閻錫山回來，劈頭一句便問：

「陸公子來幹麼？」

閻錫山洞若觀火，一語破的底說：

「他也是計劃響應武昌起義的。」

趙戴文將信將疑的問：

「可靠麼？」

「我們沒功夫研究他不可靠，」閻錫山斬釘截鐵的說：「我正要找你來，研究研究由他這麼一來，使咱

們究竟得着了些什麼，能够做我們決策的依據。」

趙戴文便問：

「那麼，你看他究竟是來做什麼的？」

閻錫山詳加剖析的說：

「從頂好的那一方面想，陸亮臣來祇不過是暫時敷衍住我們，完成運槍調防這兩件事，然後再靜觀革命情勢的發展，等到革命有了一半以上的成功把握，他再擁戴他父親，重新聯合上大家，來上一次突變。這就是我所說的他也是計劃響應武昌起義的，問題在於像他這樣坐山觀虎鬥，對於革命大業，決不會有絲毫實際裨益。」

趙戴文聽明白了，他變然而起的說：

「事情既然如此緊迫，我們不是要把同志們都找來，商議出一個辦法？」

閻錫山却雍容鎮靜，指揮若定的說：

「革命是危險之事，與衆人謀，不但不易成功，且反而容易洩露。」

至此，趙戴文翕然心服，他和閻錫山開始研判敵我，策劃起義。

同志間奔走相告，幾經籌商，方始決定以陰曆九月初八，陽曆十月二十九日，爲太原新軍響應武昌革命的起義之期。

九月初八日天色方曙，閻錫山便按照預定計劃，趕到第二標第二營，他斷然下令，當場扣押二營管帶（營長）旗人瑞甯。然後，新軍一二兩標同時出動，閻錫山命一標官兵進攻撫衙門的前門，二標官兵攻打把守撫署後門的巡防營。一二兩標出發之前，閻錫山曾嚴詞告誡第一、二兩標的官兵：

「對陸巡撫和陸公子，不得加以傷害，祇可暫時囚禁，以視後效！」

然而，當閻錫山親自率領一標官兵猛撲撫署後門，與巡防營展開激戰之時，一標官兵却已經攻到了撫署轅門外，山西混成協協統譚振德却挺胸凸肚的直立在撫署轅門口，作威作福，高聲叱喝，色厲內荏的說：

「你們要造反呀？還不給我趕緊歸隊，由我負責，一切免究！」

當時，第一標官兵之中，有一位山東曲阜人楊潛甫，也是同盟會的會員，一標官兵破釜沉舟參加起義，正是由他所倡導。楊潛甫眼見譚振德橫身阻隔，唯恐他影響了一標官兵的士氣，立刻就反唇相譏的說：

「協統也懂得革命大義呀？你要是真的懂得，就該指揮我們向前，不懂的話，那就請你趕緊退下，莫要擋住我們的路！」

可是，譚振德却依然堅持不退，把個身子擋在巡撫衙門的轅門口。這麼一來便激怒了楊潛甫，但見他手裏的槍一揚，砰然一聲，將譚振德譚協統當場擊斃。

譚振德伏誅，一標革命健兒勇氣倍增，高聲喊殺，由楊潛甫引導，凌厲直前，當者披靡。巡撫衙門的官兵一見革命健兒氣壯如山，不敢抵抗，紛紛作鳥獸散，一標同志從大堂順利無阻的推進到三堂，這時候，山西巡撫陸鍾琪，先已穿好了清朝的官服，袍服馬褂齊全，站在三堂的樓前，他的兒子陸亮臣，則隨侍在側，陸亮臣眼看革命同志一擁而入，連忙伸手直搖，大聲叫道：

「你們不要動槍，我們可以商量！」

可是，陸巡撫却存心爲滿清效愚忠；——也許他是在想端他的官架子，有以懾服革命同志，因此，他傲然的一挺胸道：

「不必，你們照我打吧！」

恰巧在這氣氛空前緊張的一刹那，站在陸巡撫身後的清軍衛隊，有人動了橫蠻，向革命同志開起火來，槍聲響處，革命同志當然要開槍還擊，兩軍接仗，彈下如雨，陸巡撫和陸亮臣首當其衝，就在亂軍之中被流彈擊斃，這是太原起義的第二次流血事件。

二度流血伏屍三人

就這麼二度開火，二度流血，山西巡撫陸鍾琪及其子陸亮臣，與混成協統譚振德三人殞命，革命同志、太原民衆，盤潰散清軍全無死傷，新軍起義宣告成功，太原全城也因而光復。

這一天，正好是閻錫山過二十九歲生日，當天上午，山西諮議局和軍界、政界、民衆代表舉行聯席會議，一致推選閻錫山爲中華民國第一任山西都督，而以閻錫山的同志盟友溫壽泉副之。正副都督選出，全場掌聲雷動，與會代表熱烈要求閻都督即席致詞，同時舉行就任都督典禮，閻錫山語重心長，寓意深遠的說：

「太原雖然光復了，但是我們却不能認爲這便是成功。因爲革命如同割瘡，我們以往祇是醫科學生，直到今天才成爲臨床大夫，也可以說今天才是革命的起始。本人原與孫先生約定，等革命軍攻抵河南時，山西再動。現在不得已的提前起義，對於全局好處固多，可是我們的困難也大。深願與諸同志軍民本着高度革命的精神，與清軍作戰，先求固守！」

「先求固守」這四個字，後來果然成爲閻錫山主晉的一貫方針。所以，他在入民國後的第一次演講，也就顯得份外的重要了。

晤吳祿貞聯張紹曾

閻錫山一戰成功，自清軍第四十一混成協第二標標統（團長），被山西省垣軍政民衆各界一致擁戴，在他過二十九歲生日的那天，膺選中華民國山西首任都督，少年得志，青雲直上，誠然是人生一大快事。然而，壓在他雙肩上的那一副担子，也是够沉重的。所謂任重而道遠，就當年風雲際會，驟膺方面的閻錫山而言，確實是最恰當不過的形容。

便在起義告成，歡渡誕辰的那一天晚上，閻錫山在寓所接受了至親友好歡宴致賀，席終人散，他想想仍覺得有點不大放心，當夜他照舊回到營房，特地住在二標二營營部，親自坐鎮。忽然，素來親近已逝巡撫陸鍾琪的一標三營管帶（營長）熊國斌，帶了他的全營官兵，全副武裝，整隊而來，熊國斌排闥直入求見閻都督，一看到他便立正敬禮說：

「卑職特地來保護標統。」

不稱都督而曰標統，閻錫山一聽他的語氣就不對，再望一瞥他的神色，當下便深知有異，但是他聲色不動，泰然自若的說：

「很好，你現在去下令三營官兵架鎗集合，我要跟官兵們講話！」

熊國斌還以為閻錫山果然一時失察中了計哩，他匆匆的到外面去打了一轉，再回到閻錫山住所的房間裏說：

「報告標統，槍架好了！」

他這兩句簡短的報告猶在餘音嫋嫋，閻錫山却胸有成竹，不慌不忙的採取斷然手段，他拔出手槍，親手將蓄意脅以兵威，企圖加害於他的熊國斌一槍擊斃，這就是所謂的「射人射馬，擒賊擒王」，佔好了先聲奪人之勢。然後大踏步走到操場上，向整隊集合，蠢蠢欲動的一標三營官兵高聲宣佈：

「熊管帶反革命，罪在不赦，我已經把他槍斃了。你們先把槍架起來，贊成革命的留下，不贊成的自行解散，各自回家去，我決不爲難！」

一標三營原由熊國斌裹脅而來，聽說熊國斌業已槍決，除了有兩連人畏罪胆怯，一哄而散外，仍然有兩連官兵留在原地，屹立不動，聲稱願意參加革命軍，繼續接受閻都督的指揮。

方才單人匹馬，挺身而出，救平了山西新軍謀叛，回到屋裏喘一口氣。趙戴文又十萬火急的趕了來，告訴閻錫山說

「太原市面上有亂兵騷擾，很有些老百姓遭了他們的殃了！」

閻錫山聞訊又是親身出動，他只帶了幾名衛兵，驟馬奔馳，趕到太原城裏，果然瞧見有零零落落的散兵潰卒，在肆行搶劫。這一回，閻錫山再來上一次迅雷不及掩耳，快刀斬亂麻，他當衆手刃散兵潰卒多名，剩下的，直吓得心驚胆裂，魂飛魄散，一溜烟跑了個一乾二淨。太原市面迅速恢復平靜，再也沒人敢於以身試法，嘗試一下新任都督閻錫山的鐵腕了。

山西光復之次日，清廷諗知大勢已去，但却爲了作最後的掙扎，一面起用養「疴」洹上的袁世凱，以內閣總理大臣爲餌，誘使出而統率北洋新軍六鎮（師），與革命軍抗。一面安撫在太原起義告成的閻錫山，和同情革命，時駐灤州的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因而假惺惺的下罪己詔，允許革命黨人合法組黨。閻錫山有澈底推翻滿清的決心，更有智慧觀破清廷「一手遮盡天下耳目」的緩兵之計，他召開軍事會議，確定了以攻爲守的戰略方針，派兵一部進駐娘子關，作進攻河北正定的態勢，看一看清廷究將如何應付。

正在調兵遣將，陡然接獲情報，清軍第六鎮吳祿貞部吳鴻昌旅業已奉清廷之命進窺山西，於是閻錫山迅即應變，妥籌戰守方針，當時太原兵少力分，情勢相當的嚴重。閻錫山正深思熟慮，焦灼不已，第六鎮統制（師

長）吳祿貞的一員參謀周維楨，帶一封吳祿貞的親筆信，專程前去謁見閻錫山了。

北方革命功敗垂成

吳祿貞也是革命健者，士官學校畢業生，比閻錫山尤早四期。閻錫山對他頗表傾心，聽說周維楨到，立予延見，他打開吳祿貞的親筆信，不覺焦慮盡祛，興奮莫名，因為吳祿貞的信上是這樣寫的：

「……公不崇朝而據有太原，可謂雄矣！然大局所關，尤在娘子關外。……革命之主要障礙為袁世凱，欲完成革命，必須阻袁入京。否則，無論忠清與自謀，均於革命不利。望公以麾下晉軍東開石家莊，共組燕晉聯軍，合力阻袁北上。」

周維楨並且面告閻錫山，駐冀東灤州的張紹曾，曾於太原起義之日電奏清廷，促請立憲，灤州山西兩面告警，已使清廷左支右絀，慌了手脚，派吳祿貞趕赴灤州宣慰。及至太原光復，清廷又命吳祿貞為山西巡撫，督師入晉。周維楨言下之意，張吳原為士官同期同學，一向志同道合，他到灤州，就唯有和張紹曾切取聯絡，約期舉事。如果灤州二十鎮、保定第六鎮、和山西第四十一混成協一致攜起手來，在袁世凱未抵北京重新掌握北洋六鎮以前，推翻滿清廓清華北應該是毫無疑問的。因此，閻錫山在振奮之餘，立即決定覆電吳祿貞，表示一切同意。他的幕僚人員唯恐吳祿貞遣使齎信其中有詐，閻錫山却哈哈大笑，坦然的道：

「豈有誑人的吳祿貞！」

周維楨完成使命，得了閻錫山欣然同意的答覆回去，祇不過，少年老成，智謀深沉的閻錫山還「留了一手」，他請周維楨向吳祿貞建議，先命第六鎮中的旗兵進犯固關，然後由晉軍突擊於前，第六鎮其餘官兵突襲於後，將旗兵聚而殲之，果若有成，不但掃除了燕晉聯軍的障礙，尤其對閻錫山來說，更不啻是吳祿貞在向他提

閻錫山所部，但是他們胆小如鼠，要求閻部不入城，願意供給糧餉。閻錫山却抓住了他們的心理弱點，限清軍在兩小時內讓出城池，否則即行進攻，包圍清軍果然被他吓跑了，於是閻錫山兵不血刃下包圍。

可是，當他自包圍進攻歸綏，却碰到了勁敵，清軍第一鎮第一協全部是旗兵，抱必死之決心，戰鬥力尤強。閻錫山派王伯軒爲前敵總指揮，猛攻城外據點桃子壕，不但損兵折將，王伯軒也力戰陣亡，當夜，召開軍事會議，閻錫山的麾下諸將都說：

「如果再行進攻，唯恐全軍覆沒。」

閻錫山却毅然決然的說：

「勝敗之機不在於敵人，而在我們自己，轉敗爲勝，此正其時矣！」

然而，等到諸將相繼退出，總參議趙戴文方始憂心忡忡的道：

「我看各將領的戰鬥意志，繼續進攻，頗難得利，您看怎麼辦呢？」

直到這時，閻錫山方始悄悄的告訴他說：

「太原諮議局和軍政界人士，已經秘密派人帶了信來，歡迎我們回省城去。我也打算馬上回師太原，因爲太原才是我們的主要目標，歸綏不過是副目標而已。攻綏不利，我心裏當然是很明白的，祇不過，我不願意把我的計劃先告訴麾下諸將，免得機密外洩。」

因此，第二天，閻錫山便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打了很漂亮的「以進爲退」一仗，仍舊下令進攻歸綏，却在全軍推進五里後，再下一道「停止待命」的命令，然後改向東行，走了五里再折向南方，一直回到晉北的神池，暫且駐紮。

一日，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歡天喜地的跑來訪問閻錫山，一見到他就高聲嚷嚷：

「共和了，共和了！」

閻錫山的部下登時便齊聲歡呼，雀躍三千。唯有閻錫山集合所部，作當頭棒喝的說：

「共和雖已宣佈，回太原還得奮鬥！我告訴你們，不宣佈共和我不悲觀，宣佈了共和我們反而不敢樂觀，我們還得加倍努力，整飭軍紀，爭取民心！」

席捲計劃全盤打銷

反攻太原之役，還有一段插曲，那便是袁世凱繼國父而為臨時大總統，以唐紹儀組閣，段祺瑞為陸軍總長。時任山西「巡撫」的是北洋老將張錫鑾。當閻錫山在辛亥年大年三十趕到了忻州，段祺瑞打了個電報給他，命他暫在忻州小住，不可進攻太原。閻錫山却覆電段祺瑞說：議和是全國之事，回太原則為余之職責，清軍必須迅速撤離，否則即行進攻。

這一來連北洋之虎段祺瑞也為之氣沮了，他立即覆電，說是已命張錫鑾離并返京。清軍一撤，太原大門洞開，閻錫山遂在太原各界熱烈歡迎聲中回到省城太原，執行山西都督職務，這是他跟北洋軍閥交手的第一回合。元年八月二十五日，由中國同盟會改組而成的國民黨在北京成立，閻錫山被推舉為二十九位參議之一。九月十一日，國民黨理事長中山先生自北京赴太原視察，閻錫山曾發起山西各界予以最盛大熱烈的歡迎，同時，他也接受了國父「保全山西這一塊革命基地」的艱巨任務。

到了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袁世凱賄買凶手，刺殺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於上海北站，二次革命於焉爆發。閻錫山和胡漢民、柏文蔚、李烈鈞同為國民黨籍的都督，但却由於燕窩密邇，閻錫山秉承國父保全山西的囑托，形格勢禁，他的表現便不如胡柏李三都督來得積極，他僅祇聯合各省呼籲和平，並且電請「泥菩薩黎副

總統「迅速領銜調處。當袁世凱下令罷黜胡漢民、李烈鈞、柏文蔚，北洋軍源源南下，大戰一觸即發，閻錫山也祇給袁世凱上了一個長電，力陳外侮日亟，內亂孔殷，而有「堂堂神州，儼不亡於滿清，而亡於民國諸公之手，則天下後世將謂我大總統何」的警語，同時提出建議：

「望我大總統開誠佈公，敦請孫黃（興）二公入都，共圖國事，破除黨見，一致進行，則內憂潛消，外患消滅，其存其亡，繫於苞桑！」

二次革命期間，國父曾祕密派人入晉，命閻錫山沉默勿言，以保持北方的革命據點。俟南軍北上，再與陝西會合，進攻北京。所以，當李烈鈞湖口起義討袁，陝督張鳳翽還曾致電閻錫山，告訴他說：他已與閻錫山聯名，通電反對李烈鈞的行動。閻氏覆電責問的時候，張鳳翽的答覆則是：「此舉孫可諒解。」

不過，和閻錫山同為國民黨員，同為鐵血丈夫團之一的李烈鈞，對於閻氏的此一通電到是公開表明大為不滿的。所以，閻氏私下曾向李烈鈞直承，他這麼做不過是一種權術，一次苦肉計。

光靠「權術」和「苦肉計」，仍還是不可能在北洋勢力瀰漫全國之際，在袁世凱、



民國六年任山西督軍兼省長時的閻錫山

段祺瑞之流氓榻之旁鼾睡的，尤其是像閻錫山這麼一位革命黨人、鐵血丈夫團員、國民黨參議，所以，從袁世凱憑恃北洋武力宰制全國起，閻錫山便在持續不斷的，橫逆時來的在受到北洋軍閥的壓迫和排擠。

第一次，袁世凱下令將各省的財政部門一改國稅廳，再改財政廳，直轄於中央，只受省的監督，這是他實行中央集權制的第一步，老袁派到山西的第一任國稅廳長是袁永廉。而山西方面，首先便由一省的最高行政官員民政長陳鈺，拒不同意袁永廉整理國稅計劃。袁永廉有恃無恐，憤憤然的揚言，他要捲舖蓋回北京去了，事聞於閻錫山，便將他請了來說：

「你的計劃確實不錯，可是你也得計算計算，如果照你的計劃認真實施起來，只怕光是擋卷房，就要佔半個太原城了。」

這話便是軟裏透硬，逼得袁永廉不得不知難而退，把他的「席捲計劃」全盤打消。

第二次，袁世凱攪奪三晉，更上層樓，他以巡按使取代各省的民政長，而派旗人金永出任山西第一任巡按使，再下一道命令，各巡閱使得成立警備部隊，於是金永便趁此機會大舉招兵買馬，由七個營而十一個營，當金永聲勢最浩大的時候，閻錫山却備受壓迫，他的部隊已被裁編到一個旅和兩個獨立團，全部官兵還不到七千人，袁世凱以爲金永在山西的勢力已經超過了閻錫山，閻錫山當然是不足爲慮的了。

山西擴軍一日千里

殊不知，閻錫山和他的同志好友，得力助手趙戴文聲應氣求，通力合作，他們對外標榜劃境自守，與世無爭的治晉方針，決不侵佔鄰省的地盤，決不覬覦中央的政權，一旦中原有事，他們便跟各方面虛與委蛇，多方敷衍。然而，在實際上他們却無時無刻不在暗中準備，多方充實自己的力量。

山西原有一個第四十一混成協（旅），但在民元前後擴編爲一個師，而以中央第九師爲番號，師長高震。民國二年五月，蘇俄嗾使外蒙軍，分兵東西兩路，大舉內犯，閻錫山迅即編成一混成旅，命趙戴文爲旅長，二十七日，閻錫山自動請纓，他要親率這一個混成旅北上迎戰——這一下果使袁世凱心生疑忌，他以省防重要，不可無人坐鎮爲理由，婉拒閻氏所請，改派孔庚率隊赴援。

閻趙二位一看袁世凱對山西擴軍已感不安，便又自動的「縮軍」，其實是換湯不換藥式的化整爲零。

他將已有的第九師和一混成旅，改編爲第一、第二兩個混成旅，但是袁世凱却還不甘心，除了金永的十一個營，他又派湖北人孔庚爲晉北鎮守使，孔庚當然不是袁系人物，不過他和閻錫山積不相能，根本不接受閻錫山的調度指揮。老袁下這一着棋，等於把晉北從閻錫山的勢力範圍圈裏劃出去。

一到民國四年，袁世凱對閻錫山的暗中防範，陰予監視越來越嚴密了。閻錫山和趙戴文使用上了一手滅灶添兵之計。明裏將兩個混成旅又縮編爲一旅兩混成團，私底下，却實施了自清末以至民初，全國各地一直無法實現的徵兵制度，按年向各縣徵募壯丁，同時按年將老兵編入後備，軍械則多方搜購，與日俱增，平時都祕密的貯存庫中，所以山西的兵額在表面上看來是逐年減少，實則是越練越多。

民國五年，袁世凱洪憲稱帝，閻錫山先已窺知北洋軍閥勢將因此發生分裂，老袁自掘坟墓，尤其難安於位。所以他開始作軟硬兼施的兩面準備，一方面上表勸進，接受袁世凱的封爵，另一方面却暗中擴充兵力，集結重兵於正太鐵路，再派一支精銳，北開大同，就地紮下。

此所以，到了民五帝制戰爭之起，閻錫山仍在靜觀待變，多方部署。等到六年六月，袁世凱一死，他不但逐走了擁有一營警備部隊的金永，尚且，自大同向晉北鎮守使孔庚步步進逼，逼得孔庚火冒三丈，進兵大同，宣告獨立，揚言他要驅逐閻錫山。然而，閻錫山却謀定而動，他先讓出大同來，使孔庚落入陷阱，再一聲令

下，四面合圍，放一槍就迫使孔庚隻身離開了山西省境，再逐去段祺瑞新委的山西省長孫發緒，山西一省的軍政大權，一轉眼間又落入閻錫山之手。

不僅此也，金永一被擄走，他多時經營的那十一個營，登時就給閻錫山改編為一個陸軍步兵旅。孔庚一跑，晉北鎮守使轄下的部隊，也被他收編裁汰，晉軍便又多了一個混成旅了。晉軍擴充，進展之神速，那真是民國史上的一大奇跡，僅祇數月之間，閻錫山麾下的晉軍，已自一旅兩混成團，擴充到二師十二旅二騎兵團二混成團之多，以下，便是他們的番號、部隊長和駐地：

山西陸軍第一師 師長商震 司令部駐太原精營北

轄步兵二旅、補充一團、騎砲各一團、工輜各一營，軍樂一連。

山西陸軍第二師 孔繁爵 司令部駐省城太原精營北，比普通師多一個團。

第一旅 傅存懷 省城後小河 三團

第二旅 王嗣昌 介休 三團

第三旅 李維新 太原

第四旅 謝 濂 崗上

第五旅 豐玉璽 大同 四團

第六旅 楊愛源 大同

第七旅 張培梅 平陽

第八旅 豐羽鵬 運城

第九旅 榮鴻臚 太原

閻錫山執兩用中

傳記精華

二六八

第十旅 蔡榮壽 平定

第十一旅 李德懋 太原 閻氏衛隊

第十二旅 路福保 太原

騎兵第一團 張勵生 邊關

騎兵第二團 太原

陸軍第一混成團 傅作義 大同

陸軍第二混成團 太原

晉北鎮守使趙戴文 大同，但常在太原，參與機要

晉南鎮守使 張培梅兼 臨汾

山西陸軍憲兵司令 張建 太原

緝私統領 魏德新 河東

晉軍大擴充後，第一個重大問題，便是庫存軍械不敷分配。好在自民元到民六，舉國萑苻遍地，戰火不熄，唯獨山西一省上下同心，協力建設，省庫裏有的是錢，倉廩裏有的是錢。閻錫山乃派督署軍械局局長張維清，跑了一趟日本，一口氣買了兩萬餘桿新槍，一千萬發槍彈，還有大砲、砲彈等重武器。更採購了一批機器，將原有的機器所一改而為山西修械局，實則呢，那就是一個很像樣的軍火廠了。

幾度出省全師而還

大擴充後的晉軍，除了編制驟增十倍以上，而且，由於山西舊有各旅各混成團的編制，就難免以多報少之

嫌。晉軍的一個旅，至少也有步兵三個團，外加騎兵、砲兵各一團，或者是一個營。例如原有的山西第四混成旅，就有步兵四個團、砲兵獨立第三營、學兵團一個團、機關槍三個連，人數已在四萬以上，甚至於比北洋軍的一師還要多一倍。

正規軍外，尤有不計其數的在鄉軍人，散佈各縣鎮鄉村。凡此都是歷年勦行徵兵的重大收穫，徵兵入伍，受到嚴格的訓練，服役期滿，解甲歸田，但却在名冊上列有姓名年貫住址，一旦有事，立予徵召，根本就不需要另行招募訓練新兵。

閻錫山以刻苦耐勞著稱於世，但凡公裕，他能省的就省，唯獨練兵，他可是不惜花費。早在民國二年，閻氏即已遍設軍官教導團，招收差遣、排長、連長等低級軍官，授以軍事學，每年畢業者達五百餘人。更進一步的，又有軍人法政講習廳、軍人講演會、軍人洗心社、自省堂等等特別訓練機構，對他的軍事幹部，施以各種不同，較高深的教育。此外，團以上的單位還得設置完善的體育設備，官長不分階級，一律都要參加運動項目，一方面鍛鍊體格，一方面澈底消除惰性和不良嗜好。

在北洋軍閥當政時期，閻錫山當然不便灌輸官兵三民主義，唯恐軍閥耳目衆多，動輒得咎，不過，他和他的得力助手趙戴文，除了服膺三民主義之外，又復是孔孟信徒。因此，他們便使山西部隊在接受國民黨的洗禮之前，先受孔孟教育，閻趙係以孔孟鞏固軍心的，所以，也可以說他們是以儒教部勒部隊。在這一個大前提之下，閻錫山便喊出了「全軍學生化」的口號，他硬性規定，全體士兵必須施以國民教育的補習，這種補習教育以兩年為期，畢業以後，再施予普通科學及軍事教育訓練。所以，晉軍之中，確能臻及沒有一個不識字的程度。

更重要的一項措施是，由山西修械局發展而成的山西兵工廠，在短暫期間之內，因為閻錫山不惜工本，儘

量擴展，乃呈一日千里，突飛猛晉之勢。起先只能修修槍械的，不久以後，便能大量生產山砲、砲彈、機關槍、機槍彈、步槍跟步槍子彈了。又由於山西內政清明，盜匪斂跡，對於各地軍閥的連年征戰，也很少捲入漩渦。兵工廠產量既多，消耗量又少。閻錫山於是下令官兵打靶一律用實彈，這一點在舉國部隊之中尙屬絕無僅有。——爲了閻錫山的這一道命令，山西全省固然每一個月都要消耗槍彈三百萬發，但是，晉軍的射擊術却名列全國第一，光是這一項榮譽，也就相當的難能可貴了。

晉軍如此其強大而有力，難怪袁世凱逝後，黎元洪繼任總統，「北洋之虎」段祺瑞，和「北洋之犬」馮國璋，一以南人而實主北方政局，一以北人而「封疆」東南五省，這兩員老袁大將自難免疑竇叢生，相互猜忌，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北段南馮誰都要爭取老袁繼承人的地位，直皖兩系因而成立，北洋分裂終成定局，在這種情形之下，擁兵十萬，坐鎮太原的閻錫山，自非當年吳下阿蒙可比，最低限度，北段南馮都深深的感到這位閻老西是輕易惹不起的。

不過，北洋軍閥爲了虛張聲勢，耀「武」揚「威」，有時候也不免要拉拉晉閻的差。例如民國六年的護法之役，段祺瑞遣北洋精銳入侵三湘，閻錫山便無法峻拒皖段之請，派晉軍第一師師長商震爲助，與北洋軍第八師師長王汝賢、第二十師師長范國璋等同時南下，北軍以王汝賢、范國璋爲主力，慘遭湘軍擊敗。首度出省作戰的晉軍並未與湘軍交綏，但却被湘軍攔腰截斷，祇是晉軍紀律嚴明，決不擾民，與北洋部隊之燒殺淫掠，判若天壤。因此頗獲湘胞好感。這一次晉軍出省作戰，總算毫無損失，全師而還。

晉軍第二次出兵，係在民國九年的直皖之戰，閻錫山應直系曹錕（佩孚）之請，自山西出兵遙爲直軍助威，晉軍一部曾經東出井陘，聊爲支援。後來直軍南下攻陝，閻錫山也曾派遣所部助陣，祇是，兩次出兵也是不會和誰們開過火。

北伐軍興奮起與戰

到了民國十三年直奉第二次大戰，閻錫山又應馮玉祥之懇邀，命商震率領兩個混成旅進佔石家莊，切斷平漢鐵路交通，阻遏直系豫、鄂二省援軍北上，「仗」還是沒有打成，不過給予奉系、段祺瑞和馮玉祥的助力確不在小。及後直軍總司令吳佩孚因馮玉祥倒戈而慘敗，乘桴遊於海，循吳淞口訴江西上，直抵漢口、信陽、鄭州、洛陽，國民三軍總司令胡景翼奮起驅吳，這又是一場鏖戰，其間閻錫山又曾賣了臨時執政段祺瑞的一個大交情，出師應援，祇不過，他仍還是敷衍敷衍而已，為保全實力，他只肯做聲勢上的奧援。

由此可知，從辛亥革命（民前一年）到民國十三年直奉二次大戰落幕閻錫山的晉軍始終都是按兵不動，而且即使萬一非出動不可的話，也是動必有方，精心擘畫，務使其全師而還。所以，到了民國十三年北洋軍閥大混戰，瀕臨全面瓦解階段，直奉兩系以及馮玉祥等的國民軍，一概精疲力竭，趨於土崩魚爛，就祇有爭先恐後聯絡晉閻，渴望由他伸出援手，借重他那一支強勁而完整的晉軍。若謂在這一段時期之內，晉閻於天下世局有舉足輕重之勢，也不為過。

於是，閻錫山方得以一面繼續保全實力，一面儘量把握時機，很做了一些急人之難，扶危濟傾的義舉。當馮玉祥被奉張、直吳聯軍敗出北京，落荒而走，赴俄「下野」，他的國民一軍譚慶林部和所有在綏遠的部隊，都不得不投身閻錫山的麾下，謀一枝之棲，這一支部隊，為數當在三萬以上。

其後，馮玉祥自俄返國，赴平地泉整編所部，在這當兒，閻錫山便做了一件相當漂亮的事。他詎知國民一軍的官兵戀主（馮玉祥），萬不可留，留必有禍，於是他便資以糧秣，全部送回給馮玉祥去，讓他們歸還原建制，繼續追隨舊主子。祇不過，譚慶林原曾任過山西騎兵將領，他在徵得他的意見以後，讓他留下。



，方前左在坐中國，議會事軍開召地某北西在長員委蔣 急緊情軍期時戰抗
。山錫閣官長令司區戰二第為即，者示指長員委蔣 聆恭神會精聚，鏡眼戴

當吳佩孚東山復出，重整旗鼓，在河南擊潰國民二軍，國民二軍風流雲散，除了他們所收編的直軍舊部，如王爲蔚等重投吳佩孚陣營，陝軍田維勤等所部也被直吳吸收過去以外，原國民二軍總司令胡景翼的嫡系部隊，俱由胡景翼逝後，繼任國民二軍總司令的岳維峻率領，分批間關入晉，投奔閻錫山，閻氏也是照單全收，照發餉械。以迄馮玉祥歸自蘇俄，糾合舊部力克西安，再出潼關，問鼎中原，與晉閻密約分途討伐吳佩孚，閻氏依然毫無條件的將岳維峻等送出山西。還有國民三軍在陝西失敗，大部被困，其中一部由徐永昌統率，突圍而出，逕向山西依附晉閻，由閻錫山加以改編爲第十二軍，仍令徐永昌爲軍長，與閻氏嫡系部隊一視同仁，由於徐永昌也是山西人，他深感閻氏知遇之深，頗爲傾心，自此不復歸還國民軍的建制，成爲晉軍主力部隊之一。

民國十五年三月，閻錫山由於不堪奉張壓迫，奮起一戰，他組成了北方革命軍，自任總司令，召集三晉在鄉軍人，儘量擴編部隊，將晉軍編爲三個軍團，下轄十二個軍，二十九個師（其中有十二個騎兵師）、七個獨立旅，全軍共達二十餘萬人。這三個軍團的總指揮，是第一軍團商震、第二軍團徐永昌、第三軍團楊受源。六月，國民政府特任今總統 蔣公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七月誓師北伐，以剖竹之勢底定東南，光復京滬。十六年六月六日，閻錫山即就任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十六年秋北洋軍閥奉系首領張作霖利用寧漢分裂，集結六省軍閥部隊，合組安國軍，自號大元帥，以孫傳芳、張宗昌、張學良、楊宇霆、張作相、吳俊陞、褚玉璞分任七個軍團長，向我國民革命軍猛力反撲，國民革命軍急起應戰。九月二十九日，閻錫山便發表通電，喊出「掃除實行三民主義之障礙，用達救國救民之目的」口號，自山西出師。

一角山城仰俯天地

晉軍分兵兩路，向張作霖所盤踞的北平展開鉗形攻勢，右路軍以徐永昌爲總指揮，楊受源爲副總指揮，孫

楚任前敵指揮，由正大路出平漢路。左路軍以商震爲總指揮，傅存懷爲副總指揮，張蔭梧任前敵指揮，自平綏路出擊。這時候，山西已經有空軍了，因此閻錫山乃在左右兩路配屬航空隊一隊。自此，晉軍即與奉軍主力在平綏、平漢兩線從事鏖戰，其間他曾命傅作義率部奇襲涿縣，予奉軍以重創，是爲二期北伐中著名的戰役。祇是由於寧漢分裂愈趨嚴重，蔣總司令一度下野，東渡日本，影響北伐軍事甚鉅，閻錫山曾經孤軍奮鬥，歷數月之久。一直等到十七年元月四日，蔣總司令復任，繼續領導北伐，國民革命軍聲勢丕然一振，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區分國民革命軍爲第一二三集團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由蔣總司令兼，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卽爲閻錫山。

四月，閻錫山親赴陽泉督戰，在平漢線上，以十一個師力抗奉軍四十餘師，卒由友軍支援，力克保定，六月六日，國民革命軍光復北平，蔣總司令任命閻錫山爲平津衛戍總司令，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九日，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等通電東北四省易幟，國民革命軍北伐終底於成，全國宣告統一，在國民革命軍北伐一役中，閻錫山受國父囑咐所保全的北方革命基地——山西，果然發揮了莫大的力量。

全國統一後，閻錫山始終爲中樞所倚重，時而主政山西，時而參贊中樞，迭任要職。從十七年八月他出任太原政治分會主席起，復會擔任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內政部部长、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以太原綏靖主任總縮晉綏兩省軍政，二十四年晉綏陸軍一級上將、十二月出任軍委員會副委員長。他在山西積極從事建設，曾經手製一首「努力實現歌」，原文如下：

「無山不樹林，無田不水到，無村不工廠，無區不職校，無路不整修，無房不改造，無人不勞動，無人不入校，無人不愛人，無人不公道。」

事實上，閻錫山「努力實現歌」所列舉的各點，幾乎全已在山西實現了，由此，也可以窺知他主晉那麼些

年的治績。

民國二十五年，共軍自陝北傾巢而出，進窺山西，被閻錫山在兩個月之內全部擊潰，陝北土共頭目劉子丹亦遭擊斃。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抗戰爆發，閻錫山旋即出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他曾在平型關迭挫敵鋒，展緩了日軍的猛烈攻勢，日軍精銳之師板垣師團，被殲者達四萬以上，這便是抗戰揭幕後我軍的首度大捷。

當敵鋒進入山西，太原失陷，閻錫山即移駐吉縣，領導軍民，繼續抗戰。將他山西全省劃分為東北、西北、東南、西南四大游擊區，相互策應支援，完成一座堅強的抗戰堡壘，牽制敵軍達五十餘萬之多。抗戰初起，共軍向中央輸誠，願予接受領導，共赴國難，旋經改編為第八路軍、第十八集團軍，都在閻錫山的指揮系統之下。可是，不久以後，共軍即利用抗戰儘力擴充，掉轉槍口來以國軍為敵，閻錫山的部隊，反倒成爲他們不斷施予襲擊的對象。閻錫山夾在日軍與共軍之間，兩面挨打，首尾難以兼顧，部隊損失頗鉅，迫不得已，他便選定靈口北岸、吉縣以西地區，在山坡土崗上，挖掘了一個以上的窖洞，作爲他的司令部所在地，特地取了個名字叫克難城，一面禦敵，一面積極進行各級幹部的訓練，居然成爲西北的屏障，在抗戰最艱苦的階段，擁護中央政府，牽制大量的日軍和共軍。閻錫山曾有「克難城感懷」一首，抒寫當年苦撐力拚時的心境——

「一角山城萬里心，朝宗九曲孟門深，俯仰天地無終極，願把洪鐘鑄古今。」

五百完人震古樂今

閻錫山是第一位倡導「土地村公有計劃」，以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省主席，同時他也是反共的先鋒，跟共產黨有持續甚久的鬥爭經驗，民國三十二年他就開始實施劃時代的「兵農合一」制度，後來果然在抗戰勝利以後，成爲支持戡亂戰爭的一項主要力量。因此，三十八年五月，立法院審議「兵農合一」案，咸認爲這是全國所

共同需要的，於是通過了「兵農合一綱要」，咨請行政院付諸實施。可惜的是，紅禍蔓延，旋不久大陸便告淪陷了。

抗戰勝利，閻錫山奉中央委派為山西受降官，他早在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的前三天，八月十一日，便預派所屬部隊，以最快速度，衝破共軍的重重阻撓，分途挺進，直入太原，使山西全省一百另六個縣市中的七十九個縣市，飄揚起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其餘的二十七個縣市則陷於共黨恐怖極權統治之下，然而，從抗戰勝利到大陸淪陷，山西軍民幾無一日不與共軍從事苦戰。閻錫山於戡亂時期，曾在山西構築了三千七百餘座鋼筋水泥碉堡，並且普遍組訓民衆，組織愛鄉團隊。三十五年三月三日美國特使馬歇爾抵達太原會晤閻錫山，跟他暢談調處工作，馬歇爾曾經自負的說：

「我來調處，相信能够解決國共衝突，因為我所主張的條件，對於中共方面，要比蘇聯對待他們更好。」

閻錫山却一針見血的說：

「特使說的是交易性質的話。如果共黨的目標在於交易，也就是買貨，那麼，只要有人肯賤買，這種交易一定會成功。否則，倘若共黨的目標不在貨物，而在工廠，那就無論怎樣賤賣，交易還是做不成。」

馬歇爾便問：

「先生以為共黨不會真正妥協嗎？」

閻錫山語重心長，發人深省的答案：

「這話我不願意肯定的說。不過，應該看看共黨肯不肯放棄他們的目標，那就是世界革命應達成無產階級的專政。」

至此，馬歇爾向閻錫山說了真心話，他說：



閻錫山執兩用中

閻錫山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時與國防部長白崇禧(右)合影。

「美國對於中國問題，端着調處的結果如何？如果調處不成，即將撤退一切。」

這就是我們此一時代莫大的悲劇，美國調處果然失敗，反使中共乘機坐大，國軍節節失利，神州大陸終於沉淪。閻錫山苦守太原戰鬥城，使共軍圍攻太原歷時九閱月，據共黨報紙自承：

「傷亡三十五萬餘人，做工一千五百餘萬日份，補給軍需物資四億餘公斤。」

然而，他們所攪得的，據共黨報紙的報導也說：

「市無完牆，屋無完瓦，屍填壕中，血染地紅，而終無降者。」

太原無降者，自山西省代主席梁敦厚以次，滿城文武官員在城陷之際集禮自殺，縱火自焚，澈底實現了閻錫山的指示：「不做俘虜，屍體不與共黨相見。」至於閻錫山，却由於先在四月十一日赴奉化晉謁蔣總裁，十二日赴京參加中樞和戰會議，經蔣總裁、李代總統堅留，他爲了實

踐與太原共存亡的諾言，在太原郊外飛機場遭共軍破壞後，仍以重金懸賞，要求航空公司載他到太原去，自空中跳降落傘入城。終以事實在所不許，無法成行。閻錫山和太原死難官員將士的犧牲精神，誠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所以，曾由立法院決議，在台北擇地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塚。太原五百完人，勢將永垂不朽，為中華民族萬代子孫樹立楷模。

三急、三苦與三快

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十三日，閻錫山應國民黨同志之推重，與海內外同胞之嚮望，勉任艱鉅，組織戰鬥內閣，出任行政院院長兼國防部部长，在國家極度動盪不安的那一段時期，他僕僕風塵，奔走各地，力促全國同胞上下一心，齊同一致，先求自固，徐圖發展。

可是，閻錫山堅定不移的信心，百折不回的勇氣，仍然難於挽狂瀾之既倒，大陸情勢迅速惡化，李代總統棄職潛逃。樞府由廣州，而重慶，而成都，而台北戰鬥內閣一變而為行動內閣。

閻錫山既抵台北，他馬上就秉承 蔣總裁指示，着手實行建立海陸兩個作戰面，以應付中共可能發動的船海攻勢，而且，他更選訓革命種能幹部，作光復後團結民衆，恢復政府機構的骨幹。他那種實事求是，積極進取的作風，曾經使全國的士氣民心，大大的為之鼓舞。

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一日，總統蔣公復行視事，中樞有主，薄海歡騰，台灣滿佈一片光明清新氣象。反攻復國的第一個階段自茲而始，閻錫山力辭，行政院院長一職由陳誠繼，他一旦交卸，便遷居陽明山的菁山，理由是「愈靜愈好。」閻錫山在菁山深居簡出，埋頭從事著述。十年間陸續刊行了二十種作品。民國四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心臟病突發，數小時後便溘然而逝。治喪之日，總統特頒：「愴懷耆勛」輓額，並且親臨

致祭，參加公祭者達一千五百餘人，七月二十九日，政府明令褒揚，中有「受命於危難之際，馳驅蜀粵，載徙台員，遣大投艱，勛勤備著」之語。

閻錫山生前曾經說過，他平生有三急：急人之冤、急人之病、急人之苦。又有三快：栽樹得活、說理得明、為政得通。更有三恨，一是堯舜傳賢未定為制度，二是井田制廢壞，三是國家許有利息制。由此三急三快三恨，正可以想像得到他的勤政愛民，中庸：「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對閻錫山來說，確是充份做到的了。

